



12月2日18时50分,阿水到达哈尔滨,离家越来越近。

淄博大爱温暖回家路

在救助站人员护送下,阿水已到哈尔滨,今早赶往呼伦贝尔

文/片 本报特派记者 唐菁 12月2日 发自哈尔滨



从一片苍黄到白雪皑皑,再踏上这条北行路时,阿水已离家3年多。12月2日18时50分,随着G1245列车缓缓驶入哈尔滨西站,阿水踏上了返乡的第一站。

淄博到哈尔滨有1600多公里,9小时车程,下半身截瘫的阿水有些吃不消,“很久没坐这么久的车了。我伤在腰椎,这一路很累也很疼。”阿水在淄博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撑起身子活动了下。凝视着窗外的白雪,这个硬朗的蒙古汉子眼眶湿润了,“一想到快回家了,再疼也能忍住。”

2000年,阿水从内蒙古呼伦贝尔到淄博打工,为了家,14年间他开过大排档,做过小买卖,回家的次数却很少。今年2月,阿水从5楼意外坠落,虽然保住了命,却下半身截瘫。此前,他已经3年没回家了。

谈到家乡,阿水总有说不完的话。“你知道吗,我家有一个很大的水库,里面有很多大鱼。记得我孩子要出生的那年,大哥跟我开玩笑,说要是个女儿,就给我杀一条大鱼,要是个儿子,给我宰一头羊。”阿水说,后来女儿出生,大哥如约杀了一条大鱼,足有30斤重。说到这里,他张开双臂比划着大鱼的长度,“30斤的淡水鱼,你们没见过吧。”

当天18时50分下车时,哈尔滨救助站工作人员已在站外迎接,将护送阿水返乡的一行人送到旅店安顿,休整一晚。3日8时30分将再启程,坐火车从哈尔滨赶往400公里外的呼伦贝尔市。“真有些等不及了,”望着哈尔滨的夜空,阿水默默念叨。



返乡时,阿水特意带了一份齐鲁晚报。



或许是近乡情怯,火车上阿水的双手一直紧紧的握在一起。

复杂的眼神 沉默的阿水

从淄博到哈尔滨,1640公里,近9个小时,看到窗外的风景渐渐变得雪白,阿水的视线便再也从白雪中移不开,“这条路经常走,看到这些熟悉的风景,让我感觉离家更近了。”

漫漫旅途,车厢里鼾声此起彼伏,我打个盹醒来,发现阿水默不作声的望着窗外。

“累了就闭上眼睛歇会。”我说。阿水并不回答,他指着窗外结冰的河流:“我家的河,冬天冰层2米厚,还有悬挂的冰凌,比这个壮观多了。”

这一路,对阿水来说既熟悉又陌生,风景还是原来的风景,心境却不同。或许之前不幸的遭遇,或许是对未来的不确定,阿水望向窗外的眼神显得有些忧郁,偶尔说几句话,也

总绕不开自己的病情。只有说起家乡时,一抹微笑悄悄爬上了阿水的脸上,眼神也变得温柔起来。

“我家乡是曲棍球之乡,乡亲们会把山上拾来的树枝当球棍,在结了冰的湖面上打曲棍球。”

“那你也打曲棍球吗?”

阿水有些羞涩:“曲棍球偶尔也打,我上学时最擅长中短跑,前几年同学会时,初中的体育老师告诉我,当年我的短跑记录,至今还没打破。”也许是想到以前在操场上飞奔的场景,阿水又陷入了沉默,眼神也慢慢移到窗外,重新陷入了回忆。

本报特派记者 唐菁 12月2日 发自哈尔滨



救助站工作人员为阿水盖大衣抬到站台上。